



泰山魂

TAI SHAN HUN

王芳水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泰山魂

王芳水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2007·西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泰山魂 / 王芳水著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07. 12
ISBN 978 - 7 - 225 - 03103 - 3

I. 泰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6873 号

泰 山 魂

王芳水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 行 :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(0971) 6143426
发行部 (0971) 6143516 6123221
印 刷: 青海西宁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: 16.125
字 数: 400 千
插 页: 2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 - 3 000 册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25 - 03103 - 3
定 价: 3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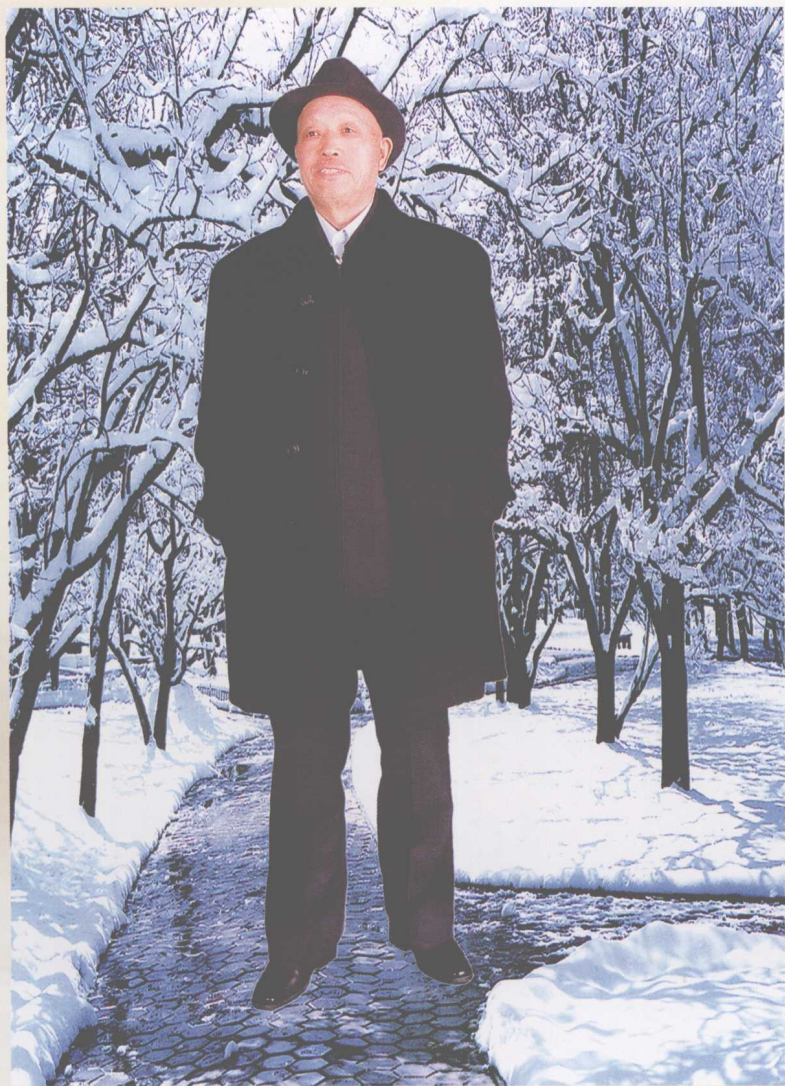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英雄的泰山儿女

段君毅





作者近照



作者幸福之家



杨志原原区委书记，后任县大队政委时任南京市工交部长



靖树森原区中队指导员时任铁道兵师政委



兄长王芳成原鲁中警备旅参谋，时任黑龙江友谊农场、面粉厂书记



灵岩寺留影

序

老骥伏枥 勤奋耕耘

贾士鑫

作为作者的老乡、挚友，细看了《泰山魂》这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，并应邀做了一番修改。给我的总体印象是：背景清楚，主题明确，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，起伏跌宕，引人入胜，结构严谨，文笔清新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有着强烈的地区特色和深厚的生活气息。作者虽已暮年，但壮心不已，写作热情高，执笔不辍，完成了一部又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巨著，实在令人感叹不已。掩卷细思，这部长篇颇具匠心，作品以生活的真实性，充满情趣的可读性，浓郁的文学性三位一体，巧妙构思，浓墨淡写，缅怀反思，启迪未来，可谓一部现实主义佳作。

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老年人，对作品感到亲切，真实可信。怀念战争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重现当年战火纷飞的情景，得以慰藉，怀着无愧于时代的炽情，安度晚年。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，可以从小说中认识战争

年代的艰苦岁月，接受传统教育，振奋中华精神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，对社会而言，重温缅怀战争岁月，革命历程，应该说是一种宝贵的历史资料。无论对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有着宝贵的历史价值和较高的现实意义。

第 1 章 黄河悲歌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“芦沟桥事变”。这一天，是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世不会忘记的日子。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，极不光彩的国耻之日。中华民国——有着四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，却败给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弹丸小国，真是可悲的奇耻大辱，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长驱直入，占领华北大片土地。而后又大军压境，屯集黄河北岸。

国军十万大军，布防在黄河南岸，严阵以待。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誓死保卫黄河天险的呼声，震撼着中华大地。有山东三千万人民全力以赴的大力支援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又有无可逾越的黄河天险，做为天然屏障，鬼子是无法飞越的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。

可是谁能料想，国军一抢未放，一夜之间，全线撤走，硬把山东人民丢进了水深火热之中。

日本兵，端着上了刺刀的大盖枪，气势凶凶，杀气腾腾，铁蹄踏地，咔嚓、咔嚓，响声震耳，令人毛骨悚然，鬼子张着血盆大口，没费一枪一弹，占领山东首府泉城。凶残的鬼子兵，把泉城变成一片火海，到处是哭嚎之声。刺刀扎进手无寸铁的市民胸膛，瞬息之间，雾云笼罩了整个泉城，横尸街头，血流成河。就在第三天，日本人的铁蹄又踏进了离泉城只有六十华里的清县城。

这时从学校大门外跑进一位穿蓝大褂的青年，开口便说：“章老师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鬼子已经杀进北门，有几家民宅已烧起大火，再不出城就来不及啦！”

“你急个啥，我走了，这个学校丢给谁呀！”

“老师，自古道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小鬼子见房就烧，见人就杀，你在这里不是等死吗？同学们，快架上老师出南门，动作要快，我来掩护你们。”

“长林你呢？”

“老师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我也不听你那些理由，不管什么东西，都不如命值钱，快走！”

章兴民被十几个学生推拉着，冲出南门。当魏长林提着枪跑步跟上来时，他猛然抬头见山下有鬼子的大炮。他大声呼喊：“老师！快趴下！鬼子要打炮啦！危险！”话音未落，咚……咚……咚……轰……轰……轰……，几发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。

魏长林说：“老师，你看这有多危险呀！同学们别看啦，快扶上老师走。”

章兴民回过头去，望着燃烧的火焰，声嘶力竭地高声喊着：“长林你看咱的学校起火啦！这是我苦心经营了八年才建起的这所学校呀！我容易吗？”

魏长林忙打断他的话说：“老师你就别难过了，等打走了小日本，咱再建新的，快走！到了安全地带住下来，咱们再慢慢说。”

逃难的人太多，乡间一条小路走不开，只能让老人、妇女和儿童走。大老爷们挑着行李，满山遍野胡乱走了起来。

走着，走着，一位七旬老人，回头一看，城里火光四起，浓烟滚滚。

他大声呼喊：“我的老天爷呀，我家的房子啊！都叫鬼子烧着啦！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不走啦！我豁上这条老命和小鬼子拼啦，老大、老二都给我过来！”

“爹，你又咋啦？大喊大叫的，还不赶快走？”

“我不走啦！回去和小鬼子拼啦！”

“你老糊涂啦！国民党十万大军都吓跑啦！你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拼得过人家吗？还不等于拿着鸡蛋去碰石头？”

说话之间，从城里又逃出一帮人来，他们也是恋恋不舍，走走停停，不断回头张望着城里的惨景。从迈出的沉重步伐里，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怀着一颗忧国、忧民的心，像似千斤重担压在肩上。

这伙人中，那个领头的也不过三十来岁，长得膀大腰圆，一米八九的个头，浓眉大眼，红脸膛，眉宇间透着一股书生气，头戴一把撸粗线织的棉帽，身穿粗布黑色棉袍，外套一件蓝大褂，下身穿着黑棉裤，裤脚腿上扎着一付蓝色带子。脚穿一双千层底的黑棉布鞋，内穿白粗布袜子，看来这都是家里人千针万线，用手工做出来的。因而穿在身上，显得很得体，既显出标准的山东汉子气魄，又不失文质彬彬的内涵。

在他后面跟着十八九个年轻后生，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包袱，那是他们在学校用的铺盖和行李。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行进着。肩上还扛着几支破步枪，远看像似一队整齐的队伍，还真威风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章兴民校长，带着一帮学生。

他们在远处，就看到了前面有一堆人，好像在理论着什么，于是紧走几步，赶到这些人面前。

章兴民问：“怎么回事呀？兵慌马乱的，跟老人理论个啥？还不赶快架上老人走。”

年青人惊疑地抬起头，噢！是章校长！

章兴民问：“这位大爷为什么躺到这里不走啦？”

“老师，不瞒你说，这是俺爹，他看到俺家的院子起了火，就躺在地上说啥也不走啦，非要跑回家去和鬼子拼命，真把俺急死了。你看别人都走远了，他还躺在这里打滚瞎闹腾，俺们拿他真没办法，老师，你帮俺劝劝，叫他赶快起来走吧，天也不早啦。再说，这里离城太近，一旦鬼子追上来，就没命了！”

“大爷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，章老师。我认识你，那年你带领我们，冲进县城，打死了收花果捐的狗县长边建兰，那有多痛快呀！如今小鬼子，他们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小国家。我们呢？有四万万同胞。还有几百万国军为什么就打不过小鬼子呢？蒋该死，他当的他妈巴子的什么委员长。东北他让给人家了，如今连咱的济南府都让给人家。狗日的韩复榘，也不是他妈的好东西。他纯粹是个王八操的，狗娘养的坏种。山东人哪有这样的熊包货？你是老师，你给俺们平平这个理。”

“大爷，你贵姓？”“俺免贵姓刘，大名叫刘庆堂。这是俺的两个儿子。老大叫刘金山，老二叫刘金玉。”

“大爷，刚才你说得很对，骂得也很对，自古就是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；哪怕他们打上一仗，实在打不过人家再撤走，咱们也服气，可他们一枪没放就逃之夭夭了，真让人费解。”

“章校长，你说的句句都在理，俺爱听。当初为了支援他们打鬼子，俺把家里所有的米面，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羊都送到前沿阵地上，慰劳他们。他们盖工事没木料，俺动员乡亲们把门板和树木都运到阵地上。又帮他们挖工事，盖隐蔽部，把工事给他们修得和铁桶似的。可是，他们逃跑起来比兔子还快，一夜之间跑得无影无踪啦。你说，叫咱们老百姓，怎么不骂娘？”

“是呀，刘大爷，当初我还带着学生，在大街上为他们募捐；到前沿阵地上演节目，为将士们鼓舞战斗士气。谁想到，他们和小鬼子，还没打个照面，就偷偷地逃跑啦！把咱老百姓丢给日本人，任人宰割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。”

刘大爷气愤地说：“这叫她妈的养的是什么兵吗？还不如俺家里养的那条狗，它始终忠实地为俺看家护院。”

“大爷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刚才在城里，我也和你一样死活不走啊！”

魏长林插话说：“大爷，你在南乡有亲戚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，走到哪算哪吧！”

魏长林又说：“大爷，俺是魏家庄的，不如到俺家里先住下来再说，你老看行吗？”

“那就再好不过了，两个傻小子，快谢谢章老师和这位魏大哥。”

两个孩子同时说：“谢谢老师和魏大哥，以后俺们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爹！天不早啦，咱们就快走吧！”

天快黑的时候，一行人才到达魏家庄。

魏长林说：“老师到啦，俺先去叫开门，不然呼啦进去这么多人，别把家里的人吓着了，等俺叫开门，说明白了再进家。”

章兴民说：“言者有理，不然一下领这么多人进去，真把你们家老老少少吓一跳。刘老你可别见怪噢！”

“章老师，这是说哪里话，魏先生给家里人打个招呼，是应该的，快去叫门吧。”

魏长林急忙走到门前，敲了几下门环，大声喊道：“爹，妈，我回来啦！快开门呀！”

魏家老两口听说济南被日本人占领了，几天来，儿子一点音信都没有，一家人都急得团团转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都在为他的死活担心，听到大门外儿子在敲门，长林爹急忙把门打开。

开口就责问，“长林啊！济南府叫小鬼子给占了，你不回家怎么也不捎个信来呀，可把家里的人都急死了。”

“爹，你就别唠叨了，等进了屋我再给你们慢慢说。爹，你看俺把谁带咱家来啦？”

章兴民忙走前握住长林爹的手，“你好，我是长林的老师，这些小伙子，都是我的学生，一起投奔你来啦。”

学生们也齐声说：“大爷你好，俺们都来给你老人家添麻烦啦。”

“同学们，可别这么说，能到俺家是大家看得起俺。”

“这位老大爷，是在逃荒的路上认识的，他们在南乡没有去处，就一快来了。”

“老弟，俺一家人，都到你这里来避难啦，万望兄弟能接纳俺。”

“老大哥，这就说外道话啦，你能到俺家来，是缘分。大冷天的，快让孩子们进家休息，有话进家慢慢拉。”

走进大门，魏长林忙走上几步抱住站在院子的母亲高兴地说：“妈，你好，孩儿叫你老担心啦”。回头指着跟在身后的人群，“这是俺老师，这是城里的刘大爷，这一群小火子，是俺的同学，这些都是刘大爷的家眷。”

学生们齐声说：“大娘，俺们都来麻烦你啦。”

魏大娘忙说：“都别客气啦，长林你看……”

魏长林毫不推辞地说：“这事我来安排，刘大爷你们一家人住东屋。同学们年轻，就住到过屋里。妈，你叫家里人，先烧一大锅开水，让大家喝碗热开水。然后，再煮上一大锅地瓜，胡萝卜粥。大伙跑了一天的路，没喝上一口水，也没吃上一口饭。快把家里现成能吃的东西，都拿出来，让大家先垫垫饥。”

魏大娘忙喊到：“老大家，老二家，快去烧火做饭。”

内屋里有人回答，“知道啦，这就去。”

“爹，你陪着二位先进屋歇着，我安排好了，再陪你们说话。”

“好，咱们进屋吧，刘大爷，请。”

“哎，你是大校长，你走头里。”

“老大哥，咱都别谦让啦，你年长，就头前走吧。”

“哎，魏老弟，你叫俺大哥很好。从此之后，你章校长，也别叫俺大爷了，孩子都是你的学生，古话说得对呀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吗？你也叫俺老哥，就对了。”

长林爹急忙接住话茬说：“对对，咱们三个平起平坐，叫大哥好。”

“既然二位兄长都这么说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魏长林仍站在院里，像大兄长在发号施令。

“王太山你个子大，劲也大，快去挑两担水。”

“杨志中，你带几个人，到后院去抱些铺草，把铺打好，天冷铺厚实点。”

“高俊峰，你去抱柴火。”

“嫂子，你和秀芬快去淘米，洗地瓜、萝卜，负责做饭。”

魏长林安排完了事，走进北屋。

“妈，你快把茶炉子点着，先给刘大爷和老师泡上一壶茶，一天啦，我们都没吃没喝，也都走累啦，吃了饭好让他们早点歇着。”

吃过了晚饭，魏长林打发人都睡下后说：“爹，妈，二老也忙活了一大阵子，就先歇着吧，俺和老师有点事商量。”

“你安排章校长住哪里呀？”

“这你就别操心啦，俺叫老师住俺那屋。俺和秀芬睡到饭屋就行了。”

“行，章老弟，今晚就委屈你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睡饭屋也行。”

“你到俺家啦，说啥也不能叫你住饭屋呀。走，老师到俺的房间去。”

“那好，大哥，大嫂，你们先睡吧，咱们明天见。”

“明儿见。”

魏长林领着章兴民，走进他的西厢房。

“老师，这是俺的内人，叫孙秀芬，是西里庄人。”

“章老师你好，快坐，你看俺这屋子，太窄巴啦，着不下个人。”

“秀芬，今晚你到饭屋里凑合一宿，我和章校长有事要商量，晚了，俺就不过去啦。”

“行，炕上这床旧被子，俺抱过去，你把柜子里那床新被子拿出来，叫老师盖吧。”

“好啦，你真是我的好媳妇。”

魏长林把媳妇打发走了后说：“老师，今天真对不起你，不知你吃好了没有。”

“今天也够难为你的了，你一下带进家二十多口人，到谁家也招架不住。”

“今天，我采取强硬手段，硬把你从学校拉出来，是不是有点太武断太过分了？”

“这是怎么说的，今天我不但没有怨你，还要多谢你哪！不瞒你说，老师有时候也犯糊涂，认死理。就拿上次到省府请愿，要求把拨下来的两万块大洋买成枪，组织队伍打鬼子，我等了七八天，没有人接待我们。后来一打听，那些狗官，早逃走了。当我回到县城，县上的官员也逃走了，钱也叫他们都拿走了。你说，我傻不傻呀！”

“以我看，老师你也别太自责啦！蒋介石不抗日，早已成为定局，他不准东北军抗日，密令撤进关内，派到江西去打红军。把坚决抗日的冯玉祥将军撤职查办，还枪毙了抗日将领吉鸿昌。蒋介石的主张，就是攘外必先安内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。西安事变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。如今红军提出东征抗日，他又派重兵把守黄河，不准红军过河。总的来说，他是个撒头撒尾不抗日的委员长。”

“长林你说得对。开头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，我很拥护，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。为了闹花果捐，我带头杀了贪官县长边建兰。他们让我当了农协会会长，开始还很尊重我。后来他们翅膀硬了，就不听我的意见了，还扬言要追究我的责任。一气之下我